

## 略論宋代天台宗對彌陀淨土信仰的融匯

楊維中  
南京大學

**摘要：**天台宗的創始人智顛在常行三昧中提倡稱名念佛，對後世的台淨融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宋代天台宗的主要代表幾乎都是淨土信仰的提倡者。四明知禮(960-1028)作為宋代天台大師，其對淨土的貢獻在於將天台懺法與淨土信仰結合起來。對於佛教所認為的生死大事，晤恩常以淨土之業加以教誨。慈雲遵式(963-1032)以天台懺法名世，有慈雲懺主之美譽。遵式通過對懺法的推行，逐漸將淨土與懺法制度化。慧覺齊玉也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修行目標。結合這些事實可以明確地推知，彌陀淨土信仰及其念佛法門已經融入天台宗內部，成為天台宗修行體系的一部分。

**關鍵詞：**宋代天台宗、淨土宗、台淨融匯

天台宗的創始人智顛就在常行三昧中提倡稱名念佛，對後世的台淨合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宋代天台宗繼承了智顛的這一信仰、修行路徑，形成了台淨合流的佛教發展態勢。關於這一問題，日本學者望月信亨在《中國淨土教理史》<sup>1</sup>一書對隋唐、兩宋、元明清各朝台淨關係作了簡要的論述，日本學者福島光哉《宋代天台淨土教的研究》<sup>2</sup>的著作也涉及到了天台宗與淨土宗的關係。中國學者潘桂明、吳忠偉合著的《中國天台宗通史》<sup>3</sup>一書專辟一章探討了兩宋時期的台淨合流。此外，南京大學駱海飛博士論文《兩宋時期台淨合流研究》<sup>4</sup>較為詳細地研究了兩宋時期天台宗與淨土宗之間的關係。本人不揣簡陋，擬以四明知禮、晤恩、智圓、慈雲遵式、神悟處謙、慧覺齊玉等法師的弘法歷程為例說明宋代天台宗高僧融匯彌陀淨土信仰以及念佛法門為己宗的努力和貢獻。

北宋初期山家四明知禮著力於弘揚彌陀淨土法門。四明知禮(960-1028)，字約言，俗姓金，浙江四明人。7歲時，他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出家，15歲受具足戒，20歲從天台螺溪傳教院義通學天台教觀。義通在端拱元年(988)去世，知禮繼席弘法。淳化二年(991)，知禮受請到本郡乾符寺任主持，歷時四年。咸平六年(1003)，日本源信禪師遣弟子寂照專程來四明請教天台宗教義，知禮撰《答日本國源信禪師二十七問》釋疑。大中祥符二年(1009)，保恩院重建完成，朝廷賜額“延慶”。天禧元年(1017)，知禮會同十人修“法華懺”，立誓三年修完後將焚身供佛，經挽留知禮纔答應住世。天禧五年(1021)，真宗詔知禮修“法華懺”三天，為國祈福。知禮

<sup>1</sup> [日] 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臺北：慧日講堂，1974年。

<sup>2</sup> [日] 福島光哉《宋代天台淨土教の研究》，山口：文榮堂，1995年。

<sup>3</sup> 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sup>4</sup> 駱海飛《兩宋時期台淨合流研究》，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又作《修懺要旨》《觀音玄義記》《觀經疏妙宗鈔》。天聖六年(1028)，知禮入滅，臨終前召大眾說法，說完後，猛稱數百聲阿彌陀佛而逝。知禮的著作很多，現存的主要著作有《觀音玄義記》《觀音玄義疏記》《觀無量經疏妙宗鈔》《金光明玄義拾遺記》《金光明經文句記》等，經疏以外的著述收入《四明尊者教行錄》。四明知禮對淨土的貢獻在於將天台懺法與淨土結合起來。<sup>5</sup>

知禮除了其聲震朝野的懺法往生行為以外，更為制度化的宗教活動就是組織念佛會，其佛會規模浩大，組織之完備令人驚訝。從青樓居士所撰《明州延慶院念佛淨社》一文之跋，我們可以看到，知禮組織的念佛會成員固定為一萬人左右，每年的二月十五(農曆)結社於延慶道場，開展供養、祝壽等活動。知禮曾集道俗近千人，勤勸念佛，“誓取往生”<sup>6</sup>。

晤恩(912-986)，字修己，俗姓路，姑蘇常熟人。出家後先學律部，後從志因受學天台教義。如同許多高僧的降生都具有神異色彩一樣，晤恩母張氏在懷孕前，也曾經夢到“梵僧入其家而妊焉”<sup>7</sup>。他稍微長大一點，還是稚嫩儒童時，見到沙門便都要起身迎接。十三歲時，晤恩聽聞人誦《彌陀經》，便想出家，家人不同意，便先住破山興福寺修行。唐長興(930-933)中，晤恩“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樵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sup>8</sup>。後晉天福年(936-942)間，晤恩

<sup>5</sup> 參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一《尊者年譜》，《大正藏》編號1937，第46冊，第856頁下欄第17行-第858頁中欄第27行。

<sup>6</sup> (宋)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一，《大正藏》編號1937，第46冊，第862頁中欄第24-27行。

<sup>7</sup>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編號2061，第50冊，第751頁下欄第22行。

<sup>8</sup> 同上，第751頁下欄第25-28行。

跟隨皓端學習經論，特別是研習了天台三觀、六即學說。“漢開運中，造錢唐慈光院志因師，講貫彌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角立”<sup>9</sup>。後漢開運年間(944-947)，晤恩拜錢唐慈光院志因為師，更為系統地研習了天台宗教義。儘管贊寧在《宋高僧傳》卷七中寫作“宋杭州慈光院晤恩”<sup>10</sup>，但晤恩何時住錫於慈光院，文中並未明載，志因的卒年未見於記載，也許晤恩在學成之後，一直住錫於慈光寺。雍熙三年八月一日(986.9.7)，晤恩於半夜看到白光自井而出且明滅不斷，他對門人說：“吾報齡極於此矣”，便“絕粒禁言一心念佛”<sup>11</sup>。晤恩後“夢擁納沙門，執金爐焚香，三繞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10.1)，為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興、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鞀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10.12)，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sup>12</sup>。

晤恩以身作則，恪守著作為一個僧人的本分，不喜到處交遊，也不好言世俗事，更不會曲意與豪門大族交往。晤恩被史料記載下來且所特為推重的是特別嚴謹地持守佛制律儀。“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脇、坐必加趺”<sup>13</sup>。據說曾有弟子晚上喝了薯蕷湯，即山藥湯，便被趕出了學堂。關於晤恩的嚴持戒律，在釋元照撰寫的《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中，也將他作為了榜樣：“晤恩法師，替然自感。竝至畢席，僧傳明載。下愚

<sup>9</sup> 同上，第 751 頁下欄第 28 行至第 752 頁上欄第 2 行。

<sup>10</sup> 同上，第 751 頁下欄第 20 行。

<sup>11</sup> 同上，第 752 頁上欄第 4-5 行。

<sup>12</sup> 同上，第 752 頁上欄第 5-12 行。

<sup>13</sup> 同上，第 752 頁上欄第 12-14 行。

慢法，同坐同聞，尚不免過，從何取益。請披佛誠豈不省非？”<sup>14</sup>《宋高僧傳》中說“恩公不寬乘戒，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sup>15</sup>。專門點評了晤恩法師不寬戒律，先後逐出弟子十七人之多，是為解行相應。概至宋，僧人戒律馳廢已經成為普遍現象，而僧人不守戒律對僧團影響巨大，所以晤恩纔在這一點上不肯放鬆。有些資料中也有此推測，如《釋門正統》中說他“每有布薩，大眾雲集，則潛然下淚。蓋思《大集》有無戒滿洲之言也”<sup>16</sup>。每每誦戒，晤恩都有感淚下，概是因為想起釋迦牟尼說後世無戒之人滿洲之預言。

對於佛教所認為的生死大事，晤恩常以淨土之業加以教誨。晤恩主要的成就在於淨土，所以，後世淨土宗資料中對其多有記載。如《淨土往生傳》、雲棲株宏輯的《往生集》中對其均有記載，內容與《宋高僧傳》中所載並無差異且有所縮略。《往生集》中，雲棲株宏對其有一個讚頗為精要，值得注意。“讚曰：財食不貪，廉潔心也。坐臥不苟，敬慎心也。衣鉢不離，持重心也。布薩垂泣，誠信心也。四心皆淨因，宜其往生矣。至於誨人，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恩其深入念佛法門者乎！”<sup>17</sup>此讚字數不多，卻將釋晤恩一生的行持與成就進行了非常精確的概括。《淨土資糧全集》中對他也有簡短的記載。《淨土聖賢錄》卷三中，對晤恩也有相對詳悉的記載，記載的內容與《宋高僧傳》也無差異，祇在末尾記載了晤恩的一個弟子，修學也頗有造詣，“恩弟子文備，

<sup>14</sup> (宋)元照撰《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上，《大正藏》編號 1805，第 40 冊，第 233 頁下欄第 21-23 行。

<sup>15</sup>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編號 2061，第 50 冊，第 752 頁中欄第 2-3 行。

<sup>16</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五，《新纂卍續藏經》編號 1513，第 75 冊，第 316 頁下欄第 2-3 行。

<sup>17</sup> (明)株宏輯《往生集》卷一，《大正藏》編號 2072，第 51 冊，第 133 頁下欄第 18-22 行。

洞明觀法。一室坐忘者三十年，雍熙二年(985)，微疾，淨土見前，累足而逝”<sup>18</sup>。

孤山智圓撰《大宋高僧慈光闍梨塔記》非常簡潔地概括了晤恩的一生和功績。其文說：“闍梨事跡，載在僧史。卒於雍熙間(984-987)，壽七十五，臘五十五。晤恩，諱也；修己，字也；路氏，姓也。姑蘇，維桑之地也。天台三觀，所學法門也。志因，所承師也；錢唐慈光院，傳道之處也。高尚廉簡，所理之行也。我師諱源清，受道之資也。吁，滅後三十一年，有法孫智圓者，得遺骨於它捨，乃鬻衣僦工，刻石為塔，葬之於孤山瑪瑙坡。越三年，懼後世不知，乃於塔之左勒崖以識之。是時天禧二年冬十月既望越三日乙巳記”<sup>19</sup>。此文所說天禧二年十月乙巳日為十月既望日(十月十六日, 1018.11.26)，因而此文恐有誤植情況。晤恩之徒源清為智圓之師。智圓撰《祭祖師文》祭奠晤恩，文中說：“維大中祥符九年歲次丙辰月建己亥朔臨壬申日在庚寅(九年八月十九日, 1016.9.22)，法孫某謹以茶藥之奠，跪祭於祖師慈光闍梨之靈”<sup>20</sup>。文中除高度評價其祖師外，也敘述了晤恩身後事處理的過程：“吾祖自雍熙三年(986)示滅於慈光院，既闍維之，弟子遷於他郡，靈骨寄於民舍凡二十餘載。有沙門廣鈞保隆者訪而得之，留於淨住院者，又將十年。某誠鄙薄，但念昔稟法於奉先。奉先傳道於慈光，則我謂慈光為祖，慈光謂我為孫，於是收靈骨葬於孤山之瑪瑙坡，累石為塔而識之。不雕不飾，昭其儉也。不輪不級，恐僭聖也。方其形表，方廣之性也。圓其基，表圓極之理也。刻之以涅槃八德，昭其用也。勒之以雪山四句，昭其體也。庶觀者因

<sup>18</sup> (清)彭希涑述《淨土聖賢錄》卷三，《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49，第78冊，第245頁上欄第17-19行。

<sup>19</sup> (宋)智圓撰《閑居編》卷十五，《新纂卍續藏經》編號949，第56冊，第887頁中欄第16-23行。

<sup>20</sup> 同上卷十七，第890頁中欄第11-13行。

事以達理，希風而稟化，則吾祖之教，其未墜乎！”<sup>21</sup> 晤恩圓寂於慈光院，而其靈骨舍利卻並未如法安奉，流落於“他郡”的民舍長達二十餘年。後賴僧人廣鈞保隆訪得，將其置於錢塘淨住院近十年，直至天禧二年(1018)十月纔由法孫智圓如法如儀安奉。

孤山智圓(976-1022)，錢塘人，俗姓徐，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潛夫。智圓少即出家，受戒於龍興寺，21歲拜奉先源清為師，習一心三觀之學。兩年後，源清去世，智圓即長期隱居西湖孤山，故名孤山法師。智圓潛心天台教義，著述宏富，有十部疏主之稱，是慶昭之後錢塘派的主要人物。另外，智圓倡導三教關係平衡論，以復性說溝通儒釋。智圓主張“始以般若真空蕩系著於前，終依淨土行門求往生於後”<sup>22</sup>，“雖遍想十方，而終期心於淨土”<sup>23</sup>。

慈雲遵式以天台懺法名世，有慈雲懺主之美譽。遵式通過對懺法的推行，逐漸將淨土與懺法制度化。遵式(964-1032.11.13)，字知白，俗姓葉，天台寧海人。“稍長，不樂隨兄為賈，潛往東山求義全為師。全先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已而師至，與落髮。二十，納戒。明年，習律於守初師，且謁國清寺普賢像，燼一指，誓傳天台教觀，北面受學於寶雲通。未幾，智解傑出”<sup>24</sup>。遵式二十歲受具足戒，時為983年，第二年跟隨守初學戒律。也在此年，遵式禮國清寺普賢像，發誓學習天台教觀，拜寶雲義通為師。“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行四種三昧，述偈見誠”<sup>25</sup>。義通圓寂於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988.12.2)，“通師既寂，師(遵

<sup>21</sup> 同上，第890頁下欄第9-18行。

<sup>22</sup> 同上卷六，第875頁下欄第19-20行。

<sup>23</sup>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四，《大正藏》編號1969A，第47冊，第201頁中欄第10-11行。

<sup>24</sup> 同上卷五，第319頁下欄第22行至第320頁上欄第2行。

<sup>25</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五，《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20頁上欄第3行。

式)旋故里”<sup>26</sup>即台州。遵式於淳化(990-994)初年,應邀住錫四明寶雲院<sup>27</sup>。“至道中(995-997),結緇素之眾,修習淨業,復擬《普賢作念佛三昧詠》及《誓生西方記》。又自幸得《觀音幽讚》,命匠以旃檀為像,刻己身戴之,撰《十四大願文》”<sup>28</sup>。遵式於至道年間住錫寶雲院,五年後,他又復歸故郡。遵式後又“至杭,館錫昭慶,闡揚妙典,學子朋來”<sup>29</sup>,遵式離開台州後,住錫杭州昭慶寺。

杭州“刺史薛顏以靈山命居之,其地即隋高僧真觀所營天竺寺也。遺跡湮沒,殆不可睹。師按舊志,乃賦詩植碑記之。蓋始謀牽復也。寺西有陳世所植檜枯朽僅存,至是復榮,因名重榮檜,復賦詩刻石。祥符九年(1016),天台僧正慧思至京,以師名奏賜紫服。王文穆(欽若)罷相撫杭,一日率僚屬訪師,請講《法華》三法妙義,慈霑浪浪,衣冠屬目”<sup>30</sup>。在王欽若的襄助下,天竺寺得以恢復。

世稱遵式“慈雲大師”之號為宋真宗所賜。遵式撰有《金光明懺儀》等數部有關懺儀的著作,為後世寺院念經、拜懺提供了權威性依據,他本人也被稱為“慈雲懺主”。

遵式撰《往生淨土懺願儀》,實將淨土法門禮懺化;而《晨朝十念法》則簡化淨土法門,適應了居士日常修行之需要,遵式著《晨朝十念法》,自約每天清晨念佛,“盡此一生,不得一日暫廢”<sup>31</sup>。慈雲遵式弟子處謙也以念佛和往生淨土為修行旨歸。處謙

<sup>26</sup> 同上,第320頁上欄第3-4行。

<sup>27</sup> 同上,第320頁上欄第11-12行。

<sup>28</sup> 同上,第320頁上欄第14-16行。

<sup>29</sup> 同上,第320頁中欄第8-9行。

<sup>30</sup> 同上,第320頁中欄第19行至下欄第1行。

<sup>31</sup>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四,《大正藏》編號1969A,第47冊,第210頁中欄第14行。

弟子擇瑛在弘揚天台教義二十年之後，焚毀了自己所撰的經疏而改宗念佛往生、信仰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法門<sup>32</sup>。史籍中說，這是繼承其師神悟處謙之教說。《釋門正統》卷六記載：“師以聽神悟講，深悟淨教，述修證儀。以偈讚佛云：‘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端嚴無等倫。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四十八願度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sup>33</sup>

神悟處謙(1011-1075)，字終倩，永嘉潘氏。“九歲出家，師常寧契能。章聖覃恩得度，依慈雲”<sup>34</sup>。宋真宗時，“覃恩”得度，拜慈雲遵式為師。“慈雲曰：‘吾教有寄矣’”<sup>35</sup>。《佛祖統紀》卷十記載，遵式圓寂於明道元年十月十日(1032.11.15)<sup>36</sup>，處謙受具足戒後至杭州天竺寺拜遵式為師，學習時間不長，遵式就圓寂了。後來，處謙“依神照為第一座。然三指供養三寶，誓世世流通台道。神照集眾，授《摩訶止觀》曰：‘汝當大建法幢，中興吾道。不得見矣’”<sup>37</sup>。處謙又往依神照本如，獲得本如的贊譽。本如為四明知禮最重要的弟子，由之，處謙成為神照本如的法嗣。此後，處謙又“還里，嗣能師席”<sup>38</sup>。處謙學成之後，回歸故里永嘉常寧寺，接續其師契能講席。

處謙“住慈雲赤城妙果，學徒圍座，發言超越，舉事炳煥，罔不稱善”<sup>39</sup>。處謙曾經住錫過台州妙果寺。李端懿(1013-1060)為

<sup>32</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5頁上欄第13-14行。

<sup>33</sup> 同上，第335頁上欄第15-19行。

<sup>34</sup> 同上，第332頁上欄第7-8行。

<sup>35</sup> 同上，第332頁上欄第8-9行。

<sup>36</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大正藏》編號2035，第49冊，第208頁中欄第23-27行。

<sup>37</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2頁上欄第9-11行。

<sup>38</sup> 同上，第332頁上欄第11行。

<sup>39</sup> 同上，第332頁上欄第11-12行。

李遵勛(988-1038)長子,宋真宗的侄子,白蓮寺為其母魏國大長公子萬壽公主(988-1051)的功德寺。神照本如曾經住持白蓮寺,自本如圓寂後,沒有找到合適的住持僧,李端懿請處謙住持白蓮寺。北海郡王申報朝廷,賜處謙法師師號“神悟”<sup>40</sup>。

處謙在妙果寺住錫十七年。《釋門正統》卷六記載:“凡住十七年。辭其家曰:‘吾祖等妙莫測,猶謝徒眾,深入山林,宴處進道,況晚學乎?’徑歸永嘉,檀越固留巾子山慧林,講《金剛》”<sup>41</sup>。這一變化,《佛祖統紀》記載為:“閱十七年,將歸永嘉,郡侯士庶固留演教,乃於巾子山慧林精捨講《小般若》”<sup>42</sup>。巾子山在杭州。至於所講何經,還是以《釋門正統》所說《金剛經》為佳。因為《小品般若經》至南宋時期,宣講的人已經不多了。此文也許是以《小般若》代指《金剛經》。後來,“杭帥祖無擇以寶覺請,趙清獻之淨住,陳紫微之天竺,揚內翰(繪)之南屏,皆名利也。凡坐十道場,登門者三千,受業者四十,弘道者三十。晚化東吳,捨末從本,革謬以正者蓋多”<sup>43</sup>。處謙至杭州,住錫過寶覺寺、淨住寺、天竺寺、南屏山興教寺等。總體而言,處謙先後住錫住持十處佛寺,晚年曾經到“東吳”即蘇州住錫過,具體佛寺不詳。

處謙信仰彌陀淨土。熙寧八年四月五日(1075.4.22),處謙“令設香華,諷《普賢行法》《彌陀經》稱贊淨土,乃曰:‘吾得無生,日用積有歲月。今以無生而生淨土矣。’端坐而化,壽六十五,臘

<sup>40</sup> 同上,第332頁上欄第12-15行。

<sup>41</sup> 同上,第332頁上欄第19-21行。

<sup>42</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三,《大正藏》編號2035,第49冊,第218頁上欄第12-14行。

<sup>43</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2頁上欄第21-24行。

<sup>44</sup> 同上,第332頁中欄第17-19行。

五十六，葬南屏山右”<sup>44</sup>。處謙自己仍然以念佛和往生淨土為修行旨歸。

梵光(1064-1143.2.24)，字和甫，四明鄞之陽氏，賜號圓照。“年十二，師普安鑒修”<sup>45</sup>，梵光跟從普安寺的鑒修法師出家。十六歲，受具足戒，“學律於湖心聖壽通照，師習教觀於延慶神智”<sup>46</sup>。在學習完律學後，梵光至南湖延慶寺跟隨神智鑒文學習天台教觀。後“慨然遊方，時台道盛於浙西，天竺辯才嘉其精專，授以記荊。之白牛，見海慧智普，普講《法華壽量品》，廣談三身，大悟言下”<sup>47</sup>。“海慧普師”就是梵慈普智法師，生平事蹟不詳。辯才時在杭州天竺寺，白牛寺也在杭州。梵光在白牛寺跟隨普智法師學習天台教觀，具體年數不詳。海慧智普對其弘揚知禮(法智大師)教觀寄予厚望，“將還鄉，海慧撫其背，曰：‘汝必大振法智之席’”<sup>48</sup>。“歸止承天，受業來請，太守王資深以廣壽召”<sup>49</sup>。梵光離開其師，回到故土四明，暫住於承天寺，剛巧其出家受業的普安寺來請他，而太守王資深招其住錫廣壽寺。

《嘉泰四明志》卷二記載：“王資深，崇寧四年(1105)四月，以承議郎充顯謨閣待制知。方會，大觀二年(1108)四月，以朝請大夫充集賢院修撰知”<sup>50</sup>。在崇寧四年至大觀二年間，梵光受邀住錫於廣壽寺。“政和四春(1114)，太守呂淙以延慶，請辭不獲。廣壽之眾願從者百二十，卻之不可，延慶時五百眾，法智之盛不及

<sup>45</sup> 同上，第334頁上欄第23行。

<sup>46</sup> 同上，第334頁中欄第1-2行。

<sup>47</sup> 同上，第334頁中欄第2-4行。

<sup>48</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五，《大正藏》編號2035，第49冊，第229頁下欄第26-27行。

<sup>49</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4頁中欄第5-6行。

<sup>50</sup> (宋)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卷二，《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758頁上。

也”<sup>51</sup>。政和四年，梵光受四明太守的邀請住錫南湖延慶寺，廣壽寺一百二十名僧人跟隨梵光前往延慶寺，延慶寺當時有僧人五百名，四明知禮時期延慶寺也沒有如此多的僧人。“宣和四年(1122)大旱，郡請講《雲雨經》，依法結壇，緇素畢集，披軸則雲興，下席而雨注”<sup>52</sup>。靖康(1126-1127)初年，“高麗貢使及境訪師，云：‘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及寄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sup>53</sup>。高麗使者來到四明，送來元曉法師所著《華嚴疏論》二百卷。建炎三年(1129)，“以老謝去，居茅山湛明庵，寓奉化福聖”<sup>54</sup>。梵光因年老而辭去延慶寺職，隱居奉化福聖寺。梵光住持延慶寺長達十五六年。

建炎四年(1130)，金軍南下，劫掠四明，延慶寺也遭受毀滅之禍。“延慶毀廢積年，太守仇待制，思得人振起之，迎師再還。辭避不獲，群僚畢集，佇聽講演，仇嘆曰：‘微言發覆，聞所未聞’”<sup>55</sup>。無奈之下，梵光又肩負重任，住持延慶寺，以圖恢復此寺的舊貌。紹興十二年，樓大學士任四明太守，重視和禮敬梵光法師。然而感於身體問題，梵光“勇退而逃，留偈曰：‘頂發穆穆近六旬，前頭更鼓恐逡巡。免歸林下勤香火，放作閒雲野鶴身。’眾不忍奪志，而樓謂：‘不可失。’僚屬躬請，至於再三”<sup>56</sup>，梵光還是辭任。文獻記載，紹興十二年，梵光“以疾丐閒院事，付道琛”<sup>57</sup>。道琛(1086-1153)“傳教觀於息庵淵，淵器之曰：‘再來人也。’

<sup>51</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4頁中欄第6-8行。

<sup>52</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五，《大正藏》編號2035，第49冊，第230頁上欄第1-3行。

<sup>53</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4頁中欄第8-10行。

<sup>54</sup> 同上，第334頁中欄第10-11行。

<sup>55</sup> 同上，第334頁中欄第11-13行。

<sup>56</sup> 同上，第334頁中欄第13-16行。

<sup>57</sup> 同上，第334頁中欄第16-17行。

最後見圓照光於延慶<sup>58</sup>。“圓照告老，迎師主之。兵火所殘，金碧之區化為草莽，禪觀之地雜於氓俗。嘆曰：‘選佛之場，豈宜久廢！’誠心禱聖，日就月將，歸心者眾，煥然一新<sup>59</sup>。圓寂於“紹興癸酉十二月十六日（二十三年，1153.12.30）也，壽六十八，臘五十一<sup>60</sup>。道琛“及主延慶，果第八代<sup>61</sup>。

梵光“老於擇陽悟真。悟真與運使陸真鄰，嘗倅明結方外好，於此頻過從<sup>62</sup>。梵光晚年選擇住錫於明州橫溪擇陽山悟真寺。引文中的陸真即陸宗（1088-1148），是陸游的叔父，此時隱居於擇陽山悟真寺旁，梵光與其交好。“明春，辭之曰：‘老病頗久，以口腹累悟真，且辱異顧御載，不可言生。雖無常滅，心有所將。’以後事托延慶，陸具舟行抵彼，沐浴更衣，趺坐與眾誦《觀無量壽經》，書遺訓付悟真義誠等。作頌畢，眾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恬然而逝，紹興十三二月八（1143.2.24）也，壽八十，臘六十四。四月葬崇法祖塔<sup>63</sup>。梵光“弟子正勤、正因，孫八人，傳道二百餘<sup>64</sup>。梵光“天資樸素，坦率有度量，待人無貴賤，禮遇惟均。或難之，則曰：‘吾法以平等為心，不輕為行，容分別耶！’<sup>65</sup>

長期住錫於蘇州的慧覺齊玉也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修行目標。慧覺齊玉（1071-1129），以避時諱暫改“齊璧”，法號慧覺，雪川（今屬浙江吳興）人。《釋門正統》說他是“湖州莫內翰之叔<sup>66</sup>，《佛祖統紀》說他是“尚書莫公支子也<sup>67</sup>。“四歲父死，

<sup>58</sup> 同上卷七，第 338 頁上欄第 23-24 行。

<sup>59</sup> 同上，第 338 頁中欄第 5-8 行。

<sup>60</sup> 同上，第 338 頁中欄第 19-20 行。

<sup>61</sup> 同上，第 338 頁下欄第 2 行。

<sup>62</sup> 同上卷六，第 334 頁中欄第 17-18 行。

<sup>63</sup> 同上，第 334 頁中欄第 18-24 行。

<sup>64</sup> 同上，第 334 頁中欄第 24 行。

<sup>65</sup> 同上，第 334 頁中欄第 24 行至下欄第 2 行。

<sup>66</sup> 同上，第 336 頁上欄第 10 行。

將殮，臥苦中，以身藉匱，伏而厭焉，人無知者，久之乃出，見者異之。端重不妄言笑，得佛書一再讀成誦，他書不盡然。母使依開元鴻敏出家。十九進具，學教於祥符神智”<sup>68</sup>。齊玉出家的開元寺應該位於本鄉湖州。元祐四年(1089)受具足戒，後學天台教於祥符寺神智。《佛祖統紀》所載宋代天台宗系有多個“神智”，或即載昇。

後周僧人義楚所撰《釋氏六帖》重新刊刻過程中，“前住湖州大中祥符講院、傳天台教觀、蘇州管內僧正神智大師”起了很大的作用。僧人屢中在所撰《重開釋氏六帖後序》中說：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履坦發起刊刻《釋氏六帖》活動，履坦“請前住湖州大中祥符講院、傳天台教觀、蘇州管內僧正神智大師，尚能校勘上四策，開就”<sup>69</sup>。這位神智大師是何人，需要考證。

《釋門正統》卷六和《佛祖統紀》卷十四記載的天台宗僧人齊玉(1071-1129.9.6)“始參祥符神智”<sup>70</sup>，此處的“祥符神智”符合《重開釋氏六帖後序》“前住湖州大中祥符講院、傳天台教觀”兩個條件。《釋門正統》卷六記載，齊玉“十九進具，學教於祥符神智”<sup>71</sup>，可知，元祐四年(1089)，齊玉受具足戒，此後學天台教於祥符寺神智。可見，齊玉參學的就是“蘇州管內僧正神智大師”，不過，當時神智是在湖州大中祥符講院住錫。這是一條重要的線索。齊玉慈辯從諫法師的弟子，為南屏梵臻徒孫，此“祥符神智”

<sup>67</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四，《大正藏》編號2035，第49冊，第222頁中欄第5行。

<sup>68</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6頁上欄第10-14行。

<sup>69</sup> [後周]釋義楚《釋氏六帖》卷二十四釋屢中《重開釋氏六帖後序》，第514頁。

<sup>70</sup> [宋]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四，《大正藏》編號2035，第49冊第222頁中。

<sup>71</sup> [宋]釋宗鑒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1513，第75冊第336頁上。

應該為南屏梵臻的弟子輩，四明知禮或者慈雲遵式的徒孫。

北宋時期的天台宗高僧神智鑒文(?-?)。《佛祖統紀》卷十三記載：“法師鑒文，四明人，賜號神智，為廣智得法上首。繼席南湖，大揚祖父之化。”<sup>72</sup> 史籍未記載鑒文的生卒年，然而可以從神智鑒文的傳法弟子明智中立(1046-1114.5.12)的生卒年以及行歷作出推斷。《佛祖統紀》卷十四《中立傳》記載：“熙寧(1068-1077)中，神智開幃，設問答者二百人，無出師右，乃舉居座元。”<sup>73</sup> 如以熙寧元年(1068)鑒文二十八歲計，履坦發起重新刊刻《釋氏六帖》的建中靖國元年(1101)，神智鑒文最少應該六十四歲。廣智與梵臻為同輩，鑒文與“祥符神智”為同一輩天台宗高僧。

《佛祖統紀》卷二十一記載的從義(?-1091)，“元祐六年(1091)春，示疾就榻”<sup>74</sup>，諡號為神智。從義圓寂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前，且“神智”為諡號，從義顯然並非蘇州管內僧正神智大師。

載昇(?-?)，會稽人，號神智。“久參明智，時輩推其善說”<sup>75</sup>。元祐五年(1090)，“神智昇法師(慈雲下)來居越之興福”<sup>76</sup>。越州的興福寺是吳越錢鏐時期修建的。當初錢鏐“患目眚，夢素衣仙人言：‘來自永嘉。’明旦，有永嘉僧投牒，以大士像獻言：‘得之海潮。’諸山迎之不能舉，即而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至，一見像已，目即還明，乃創庵名興福，以奉之像。坐高六尺，梵相奇偉，燈夜迎望，猶若生人”<sup>77</sup>。興福寺供奉有吳越時期從海上迎來的觀世音菩薩像。“時，清獻趙公抃為帥，適亢旱大疫，久禱

<sup>72</sup> [宋]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三，《大正藏》編號2035，第49冊第217頁上。

<sup>73</sup> 同上，第220頁中。

<sup>74</sup> 同上卷二十一，第242頁下。

<sup>75</sup> 同上卷十一，第211頁下。

<sup>76</sup> 同上卷四十六，第417頁下。

<sup>77</sup> 同上卷十一，第211頁下-212頁上。

不應，遂請師迎大士入府治，懇禱一夕，雨如霖，疫病亦息。抃奏於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曰神智”<sup>78</sup>。趙抃(1008-1084)，謚號清獻公，曾經兩次出任杭州知州。第一次，“熙寧三年四月己卯(熙寧三年四月十九日，1070.5.31)，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十二月庚申(熙寧三年十二月四日，1071.1.7)徙知青州”<sup>79</sup>。第二次，“熙寧十年五月癸亥(熙寧十年五月十四日，1077.6.7)，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趙抃知杭州”<sup>80</sup>，趙抃“告老，元豐二年(1079)，以舊職加太子太保致仕”<sup>81</sup>。元祐五年蘇軾為杭州知州。《乾道臨安志》卷三記載：“蘇軾，元祐四年三月丁亥(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1089.4.29)，以翰林學士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正月丙戌(元祐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092.2.17)，除吏部尚書”<sup>82</sup>，元祐六年，蘇軾回朝任翰林學士承旨。如此，有兩種可能，一是《佛祖統紀》所記請載昇祈雨的杭州知州並非趙抃而是蘇軾，二是元祐五年的時間是錯誤的，載昇是在熙寧十年(1077)至元豐元年之間應知州趙抃請求迎觀音菩薩像至杭州府治祈雨。

載昇法師為遵式的徒孫，其師為明智祖韶法師。考慮到慈雲遵式在蘇州講過天台教觀，筆者傾向認定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任蘇州管內僧正的神智大師是神智載昇。

齊玉在神智門下學習一段時間，前往依持於慈辯。齊玉在慈辯門下的情形，《佛祖統紀》卷十四記述說：“一日，赴僧次遜辭之，或問其故。答曰：‘誠不欲五千之利而喪一日之功。’慈

<sup>78</sup> 同上四十九，第 417 頁下。

<sup>79</sup> [宋]周淙纂修《乾道臨安志》卷三，《宋元方志叢刊》第 4 冊，第 3245 頁下。

<sup>80</sup> 同上，第 3246 頁上。

<sup>81</sup> 同上，第 3246 頁下。

<sup>82</sup> 同上，第 3247 頁上。

辯得通相三觀之旨，秘不肯說，而屢扣不已，乃於密室跪爐以授”<sup>83</sup>。《釋門正統》卷六記載：“慈辯命講《文殊般若》《彌陀》等經，示二偈，令歸湖闡化”<sup>84</sup>。二種記載互補，正說明他既獲得了天台宗的真髓，又繼承了宋代台家信仰彌陀淨土的特質。

齊玉出師之後，先是依照尊師的指引，回到湖州弘揚天台宗。齊玉受師命先“歸湖闡化。凡十年間，主杭之超化、湖之寶藏、蘇之觀音、秀之壽聖，靡不服從”<sup>85</sup>。這一段文字概括了齊玉所住持過的佛寺。“初出，居苕溪寶藏，每於歲終大興淨業之社”<sup>86</sup>。“主寶藏時，每歲終興念佛會，男女各一晝夜，僧一晝夜，不相混雜”<sup>87</sup>。苕溪是其故鄉，齊玉最初出師住錫的是寶藏寺。“其主橫山，每日落如懸鼓時，率徒旋繞，同聲繫念。設丈六像，誦《彌陀經》，或《觀經》，或《勢至章》，然後繫念十帛，周而復始，一晝夜四十餘遍”<sup>88</sup>。齊玉“中夜告眾曰：‘我輩未念佛時，心隨塵境，作諸不善，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況犯篇聚重罪乎！今若念佛，則可一念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況又父母生我令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今若破戒墜陷，則父母豈不失望！’大眾聞之，無不傾誠懺悔，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sup>89</sup>。橫山在蘇州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太湖而命名。齊玉住錫的這

<sup>83</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四，《大正藏》編號 2035，第 49 冊，第 222 頁中欄第 7-10 行。

<sup>84</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 1513，第 75 冊，第 336 頁上欄第 14-15 行。

<sup>85</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 1513，第 75 冊，第 336 頁上欄第 15-16 行。

<sup>86</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四，《大正藏》編號 2035，第 49 冊，第 222 頁中欄第 10-11 行。

<sup>87</sup> (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 1513，第 75 冊，第 336 頁中欄第 8-9 行。

<sup>88</sup> 同上，第 336 頁中欄第 9-12 行。

<sup>89</sup>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十四，《大正藏》編號 2035，第 49 冊，第 222 頁中欄第 12-19 行。

座觀音寺就位於橫山。

關於齊玉圓寂的時間和情形，《釋門正統》卷六記載：“建炎己酉八月二十一日（建炎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129.9.6）謂首座曰：‘吾床前多寶塔現，何也？’座曰：‘和尚平日流通《法華》，期為證矣。’師曰：‘吾願見彌陀，集僧念佛助我。’僧繫念間，以手指曰：‘眾僧自退，我見阿彌陀佛’已，端然坐逝，壽五十九。閏月甲申，葬山西草堂側，賜妙辨號，塔名慧寂”<sup>90</sup>。這一記載充分說明瞭齊玉對於念佛法門的崇信。

齊玉圓寂後，左丞葉夢得撰有《塔銘》，可惜祇留存幾句：“余政和（1111-1118）初，葬先君於辨山，求方外士與之游，得二人，體真大師思恭與師也。蓋其為人，警悟通敏，得於天資，妙達禪那，不役名相，出入孔老，更發其言，每正席，環座數百人，其辭如車下阪水，建瓴不可捕詰。而性甚和，與物接未嘗見喜慍色”<sup>91</sup>。這一描述得於之以親身交往和觀察，是可信的。齊玉“所著《尊勝懺法》《普賢觀新疏》《祖源記》，助解孤山《無量義經雜珠記》《集安般守意法門》”<sup>92</sup>，其中，《普賢觀新疏》也稱《普賢行法經疏》，《祖源記》是“自釋疏”，也就是自己疏解天台宗祖師著作精粹的著作，《無量義經疏雜珠記》是解釋孤山智圓所造之疏的。

齊玉撰寫的《四十八願後序》，文中說：“或曰：‘淨土乃聖人之權方，所以接鈍根化凡器也。苟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何藉於他力乎？’對曰：‘佛世文殊、普賢滅後，馬鳴、龍樹，此土智者智覺，皆願生淨土。應盡是鈍根乎？釋迦勸父王淨飯並六萬釋種，

<sup>90</sup>（宋）宗鑑撰《釋門正統》卷六，《新纂卍續藏經》編號 1513，第 75 冊，第 336 頁上欄第 19-24 行。

<sup>91</sup> 同上，第 336 頁下欄第 1-5 行。

<sup>92</sup> 同上，第 336 頁中欄第 1-2 行。

亦願生淨土。應盡是凡器乎？此等聖賢應皆不逮今人之利根勝器乎？況若以此為權，指何為實？權、實之判，非止一途。自非教眼瞭焉，何以甄別？咨爾有識，當信佛言，招報非輕，切勿容易”<sup>93</sup>。他以時人孫覺為例來說明西方淨土的真確。他說：“昔孫莘老學士始以此疑之，因會楊次公主客、王敏仲侍郎，論道契合，遂釋其疑。故莘老云：‘四方言禪者，唯黃檗、慧林為最盛。臨濟之後有慈明，慈明傳江西黃檗之道，次公實傳之。雲門之後唯雪竇，雪竇傳懷，懷傳本，本公居慧林時，敏仲早得其法。次公、敏仲皆儒者學禪，得師如此，方且汲汲，以淨土為依歸。則知淨土非聖人之權設，真禪侶之棲止也。苟能即心淨土、本性彌陀，生則隨念往生，去則實無所去，則亦焉有彼此之異，而橫相是非於其間也哉！’觀夫莘老之言，則信真善知識，不違佛訓，不欺自心，事理俱圓，實可宗仰。願諸仁者，當以死生大事為心，無以人情取捨自礙，賴如是願力，念阿彌陀佛，發決定信，誠起娑婆險惡之程，作淨土水雲之客，濯足於八種功德池水，掛錫於七重行樹叢林，入清淨海眾中，參彌陀善知識，覽勝境而得不退轉，聞妙法而易悟無生，七寶樓邊、四華池畔優游泮渙，樂莫大焉。庶以此願為憑，前程定無間阻。苟或謂之不然，則吾末如之何也矣”<sup>94</sup>。

總體而言，儘管無法確切統計，但基本可以斷言，兩宋時期的天台宗祖師大多數都信奉彌陀淨土，也都致力於弘揚彌陀淨土法門。這是基本的事實。

<sup>93</sup> (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二，《大正藏》編號1969A，第47冊，第173頁中欄第1-9行。

<sup>94</sup> 同上，第173頁中欄第9-29行。